

新曲藝

1

張玉明	水上	智擒匪首	趙大媽	台灣	我們選舉了毛主席
智擒匪特	抓	〔劉司令〕	報信	一定要解放	(快板)
(牌子曲)	匪	(山東快書)	(快板)	(鼓詞)	……
……	(桂林漁鼓)	……	……	……	……
李武等	沙揚	國滌等	張克剛	子安	老舍

81
C6

我們選舉了毛主席（快板）

老舍

鑼鼓響，響連天，
五屆國慶人人真喜歡！
五年好，好五年，
五年的喜事說不完！
不多說，不少道，
聽我把一件喜事報一報：
五四年，八月裏，
北京的人民見面就道喜；
爲什麼，道大喜？
提起此事真真了不起！
擺鮮花，掛宮燈，
中山堂裏喜氣生；
偉人像，掛當中，
孫中山與毛澤東；
像兩張，真可貴，
中山堂裏隆重地開大會！
什麼會，這裏開？

北京市的人民代表一齊來！
這大會，頭次開，
燦爛莊嚴理應該！
主席台，擺滿花，
人民作主當了家；
東西牆，掛錦旗，
「大會成功」上面題。
五百多，市代表，
男女老少選得好；
選得好，選得對，
代表大會是「羣英會」：
代表有，工農兵，
工農兵裏出英雄；
有婦女，有老翁，
還有十八歲的好學生；
各黨派，各團體，
還有各個民族、民主各階級；

選得精，又周到，
各界之外還有各宗教；
有模範，有功臣，
十三區選來的個個是能人！
講民主，這裏找，
民主制度咱們的好！
好制度，得人心，
大會開得頂認真！
彭市長，作報告，
五年的市政建設真不少；
好市長，不自滿，
要求代表多多批評提意見！
聽完了，細討論，
代表們作事負責任；
細討論，細批評，
人民的利益一絲一毫不放鬆！
魚離水，活不成，
民主制度離不開批評、自我批評！
這些事，說不完，
且把更大的喜事談一談：

代表們，要投票，
選舉出二十八位好代表；
要選出，廿八位，
去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候選人，提了名，
毛主席代表北京城！
這一喜，真不小，
誰不願投毛主席的票！
這一喜，要落淚，
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
錦上添花，喜添喜，
候選人還有劉副主席劉少奇！
再歡呼，又一喜，
候選人還有咱們周總理！
越細瞧，眼越亮
毛主席的名字光萬丈！
候選單，細商討，
掌聲雷鳴，一致通過了。
休了會，回了家，
每顆心裏都開了花。

明天來，來投票，
這個光榮一輩子忘不了！
有一位，女代表，
樂得一夜沒睡好！
有代表，回工廠，
工人弟兄團團圍住不肯放；
有代表，回學校，
教員學生把他緊擁抱。
爭着說，爭着笑，
都說替我去投毛主席的票！
到處說，說得響，
北京城的人民一齊講：
北京城，真光榮，
明天選舉偉大的毛澤東！
第二天，起得早，
代表們穿上新衣戴新帽。
大家想，大家盼，
都嫌時間走得慢！
拿到手，紅選票，
歡呼完了又把眼淚掉。

都在想，想當年，
國民黨的統治無法又無天，
那年頭，誰不苦，
挨打挨罵有冤無處訴！
若不是，毛主席，
咱們怎能吃飽穿整齊！
若不是，毛主席，
誰能教咱們坐在這裏來選舉！
心裏想，手裏畫，
毛澤東的名字真偉大，
衆代表，一條心，
一齊選舉大恩人！
樂聲起，去投票，
淚在眼裏臉上笑！
檢票員，把票檢，
毛主席得票百分之百當了選！
齊歡呼，毛澤東，
樂隊奏起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升，
愛戴您的意志最集中！

代表們，都渴盼，
願和毛主席見見面！
毛主席，大救星，
見着主席見光明！
毛主席，愛羣衆，
人民的要求願答應。
毛主席，真來到，
身體健康面帶笑。
十二點，太陽紅，
「毛主席萬歲」歡呼幾萬聲！
大家喊，喊得齊，
齊聲感謝毛主席！

台灣一定要解放（唱詞）

台灣自古屬中國，
中國人民有主權，
台灣一定要解放；
大家積極來支援。

（白）幾句開場詩，引出一段書。卻說在一

毛主席，您健康，
全國人民沾了光；
毛主席，您硬朗，
全國人民有福享！
這消息，傳滿城，
首都人民個個有光榮！
說不盡，道不完，
多麼快活這一天！
市民們，發誓願，
一定努力學習努力增產；
用實力去支援，
消滅蔣匪解放台灣！

子 安

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爲解放台灣聯合宣言」。這個宣言，義正詞嚴

(唱)

地向全世界宣告：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蔣介石賣國集團竊據台灣，決不能容忍美國侵略集團佔領台灣。自從這個宣言一發表，咱們可都興奮極了，大夥兒都保證要用實際行動來支持解放台灣的鬥爭。諸位靜坐，聽我說書的將解放台灣的一根一底向諸位慢慢唱來。

我這裏清清嗓子整整絃，把解放台灣的根底說一番。

台灣本是中國地，

在漢朝就和咱們有關聯。

那時候台灣本是一荒島，

滿目荒涼少人烟。

只有少數高山族，

生活過得很簡單。

我沿海人民去到台灣島，

披荆斬棘不辭艱難。

趕走毒蛇和猛獸，

開闢荒地變良田。

中經隋唐和五代，

去的人一天多一天。

大夥兒勤勤懇懇忙生產，

台灣的面貌大改觀。

那東岸滿眼盡是大森林，

兩岸一片水稻田，

稻子一年有兩熟，

水菓四季吃不完。

樟腦的產量世界數第一，

提起那鋁礦蘊藏更可觀。

各項出產細說不盡，

工業發展交通也方便。

台灣果然是寶島，

美麗有如大花園。

(白)

諸位聽衆，這台灣果是一個好地方，

外國侵略者見了個個垂涎，就在六十年

前，滿清王朝的時候，竟因打败了

(唱)

那滿清將台灣割給日本鬼，

激怒了愛國人民萬萬千。
各地組織游擊隊，
爲抗擊日寇個個爭先；
暴動的烽火遍地起，
欠血債要用日寇血來還；
前面倒了後面緊跟上，
和日寇堅持鬥爭五十一年。
有名的霧社暴動最壯烈，
這事件發生在一九三〇年。
一次殺死敵人一百三十幾，
殺得那日寇心胆寒。
高山深谷作戰場，
浴血戰鬥五十天。
直等抗日戰爭勝利後，
台灣人民才重見天，
「開羅宣言」說得很明白，
「波茨坦公告」也寫得全。
都承認台灣本是中國地，
歸還中國理當然。
台灣人重回祖國大家庭，

遍地慶祝萬民騰歡。
滿以爲從此和平忙生產，
自由、獨立不再受熬煎。
又誰知蔣匪把美帝來勾結，
剝削壓榨更凶殘，
美帝的太平洋艦隊開進來，
侵佔了高雄、基隆、淡水和台南，
飛機場也被美帝來統轄，
橫行霸道無法無天，
經濟命脈它一把抓住，
無限的財富被搶出台灣，
這真是去了一豬來一狗，
豺狼心腸總一般。
台灣的人民骨頭硬，
決不屈服受熬煎。
一九四七年二月裏，
發動了「二二八」事變，震動台灣，
各地人民蜂擁起，
武裝流血鬥爭十多天。
台灣人個個都是英雄漢，

打得反動派坐不穩來睡不安。

待至大陸解放後，

蔣賊逃竄到台灣，

黑夜遊魂心不死，

把台灣賣給美帝，夢想着「反攻」大

陸死灰復燃。

美帝控制更加緊，

支持蔣匪逞凶頑，

一心敵視中國人，

狼狽爲奸鬼計多端。

台灣的資源被劫走，

工業農業遭摧殘；

特務橫行如虎狼，

監獄、集中營設遍台灣；

青年人強迫入伍當砲灰，

老年人也提心吊膽心不安。

人民的苦難說不盡，

蔣匪美帝還心不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裏，

美蔣又把協定簽。

撥給蔣匪軍艦十六艘，
還撥了一億多美元。

五〇年美帝發兵侵朝鮮，

又把那第七艦隊開台灣。

航空隊常川駐紮在台灣地，

美其名爲「共同防守」真笑談。

早先還偷偷摸摸背後掀，

如今是明目張胆耍野蠻。

今天派個特使來，

明天又派顧問團，

今天說什麼要事要談判，

明天說要把某某條約簽。

來來去去像煞有介事，

鬼鬼祟祟似強盜一般。

咱們生活越是好，

那美帝蔣匪越是心不甘，

派特務偷到大陸來搗亂，

派軍艦騷擾咱沿海，阻攔來華的各國

商船，

沿海城市被轟炸，

沿海漁民遭摧殘。

那美蔣做賊膽虛心害怕，厚顏無恥滿嘴胡言。

說什麼咱解放台灣對它有威脅，

可咱沒派兵侵佔它檀香山；

說什麼台灣是它重要的據點，

須知道台灣的主權本屬於咱。

「開羅宣言」它破壞，

「波茨坦公告」它推翻，

最近急得像發瘋，

手忙腳亂叫囂連天。

(白)原來美帝初意是想從朝鮮、台灣、印度支那三個地方來包圍中國，它以為：這是手到擒來的事。可是它那裏知道中國的六萬萬人民是站起來了，和平陣營的力量越來越壯大了，這樣，它就被迫不得不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今年舉行的日內瓦會議，喝！出乎它意料之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又達成協議。這一來，三條

(唱)

台灣島自古屬於中國，

歷史久證據多不用再談。

中國事中國人自己要問，

決不許美帝國主義橫加阻攔，

中國人一向是骨頭最硬，

想恐嚇想詐騙都是枉然。

如今咱興沖沖正忙建設，

不分男不分女熱火朝天，

怎容它侵佔台灣來破壞，

怎容它再把戰火燃，

路就有兩條路走不通，它就祇有死抓住台灣不放，想用台灣做基地來威脅咱們，進攻咱們，來破壞亞洲及世界的和平。人民要和平，它卻要戰爭，沒有戰爭，它就沒法兒活下去。因為它就是靠戰爭吃飯。所以咱們要解放台灣，它就千方百計地來阻撓。想拼湊什麼「東南亞」「東北亞」集團來和咱們為敵。其實，它是無論如何阻撓不了的。它是在那兒做大夢呢！

咱要想安安穩穩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人一定要解放台灣！
解放了台灣祖國的領土主權才算完
整，
解放了台灣亞洲和世界才能得安全。
台灣人是我們的同胞兄弟，
決不能睜着眼睛讓台灣人民受熬
煎。

趙大媽報信（快板）

張克剛

解放台灣是我們的神聖任務，
大家要加強團結提高警惕用實際行動
來承擔，
工人們挖掘潛力多創造，
農民們互助合作要爭先，
解放軍加緊練武學技術，
全國人民積蓄力量來支援！

那天正是臘月二十八，
牛毛細雨絲絲下，
趙大媽半夜裏正在備年貨，
蒸糕煮雞又燒鴨，
火烤鴨肉正是勁，
忽然柴禾沒有啦。
趙大媽邁步向外走，
想拿柴禾把火加。

推開房門剛邁步，
一眼看到兩個黑影在屋簷下。
趙大媽上前大聲問：
「誰？蹲在這裏幹什麼？」
黑影一見趙大媽，
鬼鬼祟祟答了話：
「求大娘千萬不要嚷，
大發慈悲救救我們倆。」

趙大媽一看不對勁，心想：這絕不是好人啊。這裏前面是小江，過小江就是敵人啦。這倆傢伙一定想過江，我可不能把他們放跑啦。趙大媽，心眼快，忽然想出了好辦法，假裝同情他們倆，輕聲細語把言發：「你們深更半夜要過江，這可得多多注意啊，這兒駐有解放軍，經常巡邏可緊啦。最好還是在我屋裏待一下，有機會我送信給你倆。」兩個傢伙說聲「是」，滿口稱讚趙大媽：「老大娘，你真好，你這樣做事頂呱呱，

將來我們反攻大陸，再把你的恩情來報答。」趙大媽嘴裏不說心裏話：哼！別做夢，好賺的事兒在後頭哪！趙大媽細看兩個傢伙一個樣，茶色的眼鏡鼻上架，一個提着個大布袋，另一個黑色皮包手中拿。趙大媽瞅得他倆直發毛，忙把人民幣和光洋拿：「老大娘你別嫌少，小小意思請收下。我們在這等你信，有機會快來告訴我們倆。」趙大媽點頭說聲好，順手關上門又把鐵鎖下。回頭邁步往一排跑，前去報信給大家。剛剛來到一排駐地，

正碰上二班長把哨查。
趙大媽上前拉住二班長：
「同志，快跟我去把壞蛋抓！」
趙大媽說完領路前邊走，
二班長後面緊跟不拉下。
三步併着兩步邁，
眨眼來到大媽家。
趙大媽推開房門向裏喊：
「喂，機會來到啦。」
壞蛋聽說機會到，
搖頭擺尾往外跨，

不成想門口站着二班長，
衝鋒槍口已經對準了他們倆。
壞蛋無奈舉起手，
活像掛起一對大王八。
趙大媽，
把光洋、票子一甩開了腔：
「狗傢伙，
想用銀錢買我的心，
除非太陽西出往東邊下，
你們這幫害人精，
讓你們在人民面前發抖吧！」

智擒匪首「劉司令」

（山東快書）

國 曹征遠
趙興堡

說的是湖北陽新城，
城西南八十五里有個田家冲。
這地方是湖北、江西兩交界，
一片高山接雲峰，

交通不便人烟少，
野草遍山路不平。
西山坡有個破爛尼姑庵，
好多時沒有尼姑到這來修行。

半月前來了一個人，她的名字叫佛靜。

她說她來自江西省，是老尼姑教她到這來修行。

五〇年七月二十日這一天，正晌午天氣熱得像蒸籠。

西北山坡小路上，

兩個人滿頭大汗往前行。

他二人頭戴破草帽，

白布衣服盡補釘，

腳下穿着破草鞋，

背着個包袱沉「蹬蹬」。

同志們要問他們是什麼人，

聽我從頭說分明：

全國大陸都解放，

五〇年剿匪反霸正火紅，

有個土匪「司令」叫郭禮，

偽縣長劉光志是「副司令」。

這兩個匪首帶領兩千人，

四處搶劫在大幕山上紮老營。

咱部隊去了一個團，

打了一夜俘虜了一千多，還有幾百送了命。

匪首郭禮被打死，

劉光志逃奔到江西武寧深山中，

山下面安着秘密聯絡站，

專門收容地主、惡霸、還有打散的蔣

匪兵。

解放軍戰士丁明星和唐合，

化裝外出探匪情，

接受任務來到陽新縣，

要捉住劉匪光志連根清。

沿路了解半月多，

知道點土匪的線索和敵情。

他二人翻過一山又一山，

越過一嶺又一嶺，

全身的衣服都濕透，

手巾上汗水不住地往下擰。

眼看來到山頂上，
唐合拉着老丁且慢行：

「老丁，咱一直往廟裏去，那尼姑未必說實情。」

「放大膽沉住氣，
照計劃給她軟硬一起攻！」

「這些計劃我都同意，
哎！咱還應該帶張匪特的證明，
帶那玩意很容易，
可就是土匪知道咱們繳獲了他的證明。」

「你看劉匪的證件咱們不是都繳獲了嗎。」

（白）你看劉匪的證件咱們不是都繳獲了嗎。

帶張證明反而他不信，
要是用嘴說他得相信個八九成！」

（白）「試試看吧！」

「對！」

「走！」

談談說說走得快，
這時候總有晚上十點鐘，

他二人站在山頂往下看，
尼姑庵就在半山腰中。

唐合說：「老丁，這個地方好僻靜，
怪適合山地大練兵。」

「別扯啦。」

說着向唐合使眼色，
唐合照計劃馬上就生了病，
他捂着肚子咧着嘴，
一步一步真像肚子疼。

老丁就扶着他慢慢走，
唐合又是「唉呀」又是「哼」，

「哼哼啲啲」來到廟門口，
廟門緊閉四外冷清清，

老丁把唐合扶在石頭上坐：

「兄弟，我給你找碗熱湯止止肚子疼。」
對着廟門嘆口氣，「唉！」

這是叫廟裏的尼姑聽。

丁明星上前拍了拍門：「老師父，老師父！」

裏邊沒聽見人答應，

唐合說：「裏邊沒人哪。」

「別急，再叫叫門。」

老丁又要把門叫，

聽裏面嬌聲嬌氣應了聲：「誰呀？」

「過路的，開開門吧，老師父！」

「吱」的一聲廟門開，

果然是個尼姑前面停。

這尼姑身穿一件黑道袍，

兩串佛珠掛胸前，

論年紀約莫三十歲，

合起雙手一個勁地直唸經。

老丁一看不怠慢，

扶着唐合進廟中。

這尼姑一見着了急：

「哎！施主！」

有何貴幹說分明。」

「師父！我們是遠鄉過路人，

咱這兄弟得了病，

請給碗熱湯喝一喝，

暖一下肚子趕路程。」

「噢，『阿彌陀佛』，我到後頭看看去，兩位施主在這稍等。」

不大會尼姑出來啦，

端出碗米湯熱騰騰。

唐合跑得又渴又餓正對勁，

端起來「咕咚咕咚」喝個淨，

喝完米湯抹了抹嘴：

「哎呀，喝完還是不見輕。」

尼姑只望他喝完米湯快走，

怎麼躺在地下更肚疼。

當然囉，別說你給他一碗湯喝，

就是給他兩包八卦丹也不行。

尼姑說：「二位施主自哪裏來，哪裏

去？爲什麼不走大路來到俺庵

中？」

「家住沙湖沔陽州，

在家也是把田耕，

今年洪水成災害，

逃荒來到陽新城。

一沒親、二沒故，

想找個人家當長工，師父您出家之人多行善，你知道誰家僱長工？」
「唉！現在天災人禍兵荒馬又亂，鬧得鬼神不安生，有田有地的害了怕，自己的生命都保不成，婦女都要下地把活幹，誰家還敢僱長工？」
老丁一聽她這幾句活，心裏捉摸個八九成。
回頭又把唐合叫：「兄弟怎麼樣？」
「哎呀！還是肚子疼。」
「能慢慢走不能呀？」
「哎呀！不能呀，動都不能動！」
這時眼看太陽要落山，老丁連把尼姑叫幾聲，
「師父，前沒村後沒店，咱這個兄弟走不動。
能不能留俺倆住一宿，

明天一早趕路程？」
尼姑一聽他倆要住尼姑庵，心裏想：
這兩個人看樣子不像老百姓，莫不是郭司令的舊人馬？
莫不是解放軍化裝來冒充？
不管他們是什麼人，我再試探就見分明。
想罷說聲「『阿彌陀佛』，尼姑庵那能住男性。
這廟裏就我一個人，老天爺哪！出家人擔不起壞名聲。
趁天不黑快點走，往前頭去，吃的住的都現成。
唐合一聽要趕客，他搗着肚子蹣腳打滾更是兇。
老丁說：「別急，過會就好啦！」
唐合一邊叫喚一邊嘟囔：
「不叫你來你偏來，來到這裏撲了空，

這裏就個尼姑庵，
哪裏有什麼劉司令！」

(白)「兄弟，你瘋啦！」

「我……」

「你還說，還說！」

這尼姑一邊聽見了，

「說啥呀二位？」

「我這個兄弟發燒說胡話。」

「胡話？剛才說是逃荒的，

現在又說什麼牛司令，

前言後語不對頭，

來到廟裏假裝病，

到底你倆是幹啥的？

趕快給我說實情，

要是你再瞎胡扯，

我馬上就去叫民兵

(白)快說，坦白，從哪個山上來？」

老丁一聽問從哪個山上來，

心想：這回線索準找成。

說了吧！

「老師父，老齋公！
你吃齋唸佛多修行，

我們給你說實話，

千萬別去叫民兵。」

說着往外頭看了看，

好像是怕有外人聽。

「說實話，我們是郭司令舊部下，

叫解放軍打散逃性命，

聽說劉司令在這一帶收入馬，

俺二人打算投奔劉司令。

老師父呀，

你知道哪裏住着劉司令？」

尼姑一聽：「嗯！沒認錯呀，

言談舉動像是自己人，

自己人怎能不收容。

我在這荒山孤庵裏住，

也就是爲了收容散兵，

認了吧，認了吧！

不能認，不敢認，

要是解放軍可咋整呀！